

閩鄉文史彙粹

第一輯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吉安乡公委员会
1410600
83

宁乡文史资料

第一集

封面设计 廖明生

校 对 杨澍家

宁乡文史资料

第一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宁乡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字数：56000 开本：787×1092 1/32

文号：湘宁文准字(1989)第10号

宁乡县印刷厂

1989年10月第二次印刷

征印说明

1、今年元月我们发出《征集文史资料稿件的启事》以后，陆续收到不少史稿。根据来稿的价值向上级推荐了一部分，得到重视和采用。

2、为了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撰写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我们选印了十二篇来稿，供研究历史工作者参考。

3、所选资料多是撰稿者的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个人所见所知难免局限，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欢迎批评补正。

4、对选印的资料，仅在文字上略加增删，内容保持了原貌。

5、在现有稿件及今后来稿中，我们将陆续进行选印。欢迎各界人士就戊戌变法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工商经济、教育文艺、科技卫生、民族、宗教、华侨、社会生活、历史人物等方面有价值的史实，写稿寄我会。

政协宁乡县委员会文史办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重印说明

一九八三年，我县在开展文史工作不久，试印了第一辑《宁乡文史资料》，仅四百份，当时即已分赠殆尽。近年来，有不少史学研究单位，大专院校历史系、科，爱好文史工作和关心宁乡文史的同志，常向本会索阅《宁乡文史资料》。为此，特将《一辑》重印，并将原十六开本改为三十二开本，以与后来所编印各辑的版本统一。重印前，我们对其中的几篇史料，请原作者作了某些必要的补充，在文字上我们作了少量的修改。原编审负责人张季任同志及离休干部张达尊同志帮助进行了校阅，并提出了一些宝贵意见，在此，深致谢意。

编者

一九八九年十月

目 录

- 忆毛主席主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张季任 (1)
忆少奇同志 成敬常口述 谢植材整理 (17)
回忆谢老觉哉生前教我做调查的往事 吴岂凡 (21)
忆徐特立校长在湖南省立第一女师的二、三事
..... 王习则 (30)
我所知道的周震鳞先生 周干贞 (34)
宁乡第一女校简史 杨宣猷 (40)
一所特殊的私立学校——宁乡楚沩学校
..... 杨宣猷 王习则 (44)
附：忆“楚沩” 朱志明 (52)
沩山密印寺的变迁 周德民 (56)
宁乡对子花鼓 县文化馆民间文艺调查组 (62)
解放后宁乡出土的文物 周德民搜集整理 (68)
湘中一支队供给业务概况 张季任 (71)

忆毛主席主办的 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张季任

我的母校、伟大的革命熔炉——毛主席主办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创办于一九二七年春，距今虽已半个多世纪，但毛主席和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的谆谆教导、亲切关怀，以及当时生活、学习、斗争的各种情景，迄今仍历历在目，每一念及，就深深沉浸在幸福之中。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为毛主席九十诞辰，特写此回忆，以志纪念。

（一）投奔熔炉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湖南、湖北、江西三省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湖南更成了全国农运的中心。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一九二六年冬，毛主席倡议，开创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三省推派代表至武昌进行筹备工作，湖南省派周以栗同志参加。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不独军事进展神速，而且全国各地的工农运动，也相继进入高潮。毛主席从整个战略考虑，建议把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得到各方面的热烈支持和赞同。

湖南成立了农讲所招生考试委员会，由鲁子源同志任主

任委员，发出一九二七年春节后举行考试的招生布告和通知，进步青年纷纷报考。一九二六年我在长郡中学读书，寒假期间，我和湘潭同学钟少奎留校温习功课，钻研革命理论，并参加一些政治活动。我和钟少奎都是共青团员，当时就有进革命学校，投入革命洪流的宿愿，得到农讲所招生消息，真是喜同雀跃，迅即报名报考。那次，我们还鼓励湘潭同学张桢干、益阳同学胡世英一同报了名。

考试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礼堂举行，易礼容、鲁子源等领导人亲临监考。经过笔试、口试、体检后，很快就发了榜，高兴的是我们长郡四个同学都被录取了。宁乡县赴长参加考试录取的有彭蔚琪、张一、肖汝康（即肖学泰）、李其昌、吴天培等。

元宵节后要入学了，几位要好的同学还为我们饯了行，省团委给我们转了组织关系，考试委员会替考取的同学挂了火车专箱，大约是农历正月二十日左右，顺利地到达武昌，投入了伟大的革命熔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武昌并不繁华，农讲所坐落在偏僻的城北角一栋青砖建造的平房里。这里是张之洞兴办的北路高等小学堂旧址，现在地名叫红巷，已变成闹市了。

（二）组织概况

农讲所组织形式是集体领导，设常务委员三人，即毛泽东、邓演达、陈克文，凡属出布告、发通知都是三人署名。邓演达当时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在国内有较高声望。他思想进步，同我党合作得很好，毛主席也很尊重他。因他身兼多职，工作很忙，几个星期才到所一次，实际上农讲所的一切具体措施，如教育方

针、教学计划、敦聘教员、政治活动、学员生活等等，都是毛主席规划和安排的。至于陈克文听说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秘书，他兼任所里的训育主任，能讲会说，但他的政治态度暧昧，周以栗同志曾在一次团员会上，要我们对他有所警惕。所里的负责人还有彭湃、恽代英、方志敏、瞿秋白、李立三、陈荫林、李汉俊，但都未驻所，有重大问题需要共同研究时才到所参加会议。

所里分教务、训育、事务三部门，各设有主任和干事若干人，最受同学们爱戴的是教务主任周以栗同志。周曾在湖南周南女校当过教务主任，调武昌前是湖南省党部组织部长，既有卓越的领导才能，又有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他是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他生活朴素，平易近人，关心同学的思想动态和生活学习，每天夜以继日地工作。事务主任季刚同志是一位实干家，对会计、医务、生活等事务部门的工作，料理得井井有条，同学们是满意的。训育主任陈克文时常在集合队伍时讲讲话，没有兼什么课程。

农讲所共有同学 800 人，湘、鄂、赣三省各 200 人，其余十多个省有的因农运工作还处于秘密态势，农运干部的需要也没有这三个省那样紧迫，所以只占 200 人。这 800 名同学是按军事建制编队的，全所为总队，设总队部，总队以下分大队、中队、分队和班，班长从同学中选出，其余队长都是从部队或军校调来的。起初的总队长郭曾昌作风恶劣，不受同学们欢迎，后来领导上向毛主席反映了这个情况，他被调走，改由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杨树松总队长兼任。杨总队长到职的那天，毛主席在队列前作了介绍，特别强调了军事训练的重要性。他说：没有革命武装就打不倒反动派，就不能保卫农民群众的利益，革命就不能胜利。

要我们服从各级队长的领导，严格遵守纪律，苦练杀敌本领，紧紧掌握手中枪，为争取革命的彻底胜利，作出应有的贡献。

开始，同学中约有团员 100 人，当时吸收团员比较慎重，结业时大约只有 200 余人。团支部书记是范泽渝同学，湖南益阳人，活动能力较强。团支部共分十个小组，我担任第二小组组长。其余同学都是国民党员，当时的青年国民党员，一般都比较纯洁，所内设有国民党区党部。每星期在附近一所小学召开一次团的会议，对外还是保密的，国民党的会就在所里开。

(三) 开 学 盛 典

一九二七年四月四日农讲所举行盛大开学典礼。在这以前已经上了一个多月的课，这次是补行的仪式。这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大操场里搭起了雄伟的主席台，对联、标语、彩旗在阳光照耀下，分外夺目。同学们身穿新制服，腰系亮光的新黄皮带，扎着人字形的新绑腿，脚穿新草鞋，个个精神抖擞，喜上眉梢。早餐后，在响亮的号声中迅速奔向操场，整好队形，各大队值星中队长向总队值星官报告人数。参加典礼的有来自各省的代表，武汉党政机关代表，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包括英、美、法三国代表），本所领导和教员等数十人。来宾和领导人徐徐走向会场，邓演达、毛主席走在最前面。总队值星官钟若章同志，以宏亮的嗓音喊了一声“立正”口令后，跑步向邓演达报告了人数（毛主席身着兰布长衫，神采奕奕，邓演达全副戎装，在军事礼仪上只能向邓作报告）。随后参加典礼的领导、来宾、代表、教员等，一齐登上主席台。开学典礼由毛主席主持，仪式开始，

奏军乐、鸣鞭炮，热闹非常。邓演达致开幕词后，因事退场，接着周以栗同志报告筹备经过。他说：“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的，筹备期间，修葺校舍，添制校具，制订教学计划，聘请教员，安排工作人员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希望大家努力学习，练好本领，全心全意为农民运动，贡献自己的全部精力。”

毛主席一一介绍台上的来宾和代表等，并给我们讲了话。所有台上的人，都发了言。引人注目的英国劳工代表汤姆，他身体肥胖，谈笑风生，逗人发笑。凡是外宾讲话，都由教育干事朱正为同志翻译。最后一个说话的是湖南农民协会委员长易礼容同志，他似乎感到有点为难了，他说：“应该说的话，以上的同志都说过。”但他还是简单扼要地说了一篇。最后毛主席作了总结，同学代表致了答谢词。当时的习惯，在会上讲话，都不带发言稿，几十个人中，没有一个在袋子里掏出稿纸的现象，但都说得那么流利、恳切、中肯、动听，很有教益。讲话内容主要是分析国内外形势，认为世界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革命怒潮一浪高过一浪，旧的社会制度必然走向崩溃灭亡，革命必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你们投身农民运动，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是革命的迫切需要，是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农民运动讲习所是一座伟大的革命熔炉，你们在这里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变得更加坚强，勉励大家努力学习好革命理论，刻苦锻炼杀敌本领，为革命事业作出出色的贡献。

开学典礼持续了几个小时，同学们全神贯注，并不感到疲倦。典礼结束时，还举行了阅兵式，最后照了一张集体像。同学们围成一个大圈，领导和来宾等坐在前排，摄影机

架在正中，镜头徐徐转动，转到360度，全部摄完，后来洗印出来，是一幅长达数尺的横条照片。我们当时感到很新奇，由于天气好，照得很清晰，在办公室悬挂的照片上，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形象。通过这次开学典礼，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更加高涨，操练劲头更大，遵守纪律、制度也更加自觉了。

(四) 生活学习

农讲所的一切起居作息都按军事制度行事。清晨军号一响，就得迅速起床，穿好服装，打好绑腿，系好皮带，穿好草鞋，整好内务，携枪奔赴操场集合进行早操。闻号声收操盥洗毕，随即按号音整队进入食堂，各就各位，值星队长发口令：“立正、坐下、开动”，才能同时开始吃饭，几分钟后值星队长又下口令：“立正、解散、外边集合”，不管碗里还有多少，都得弃权，迅赴操场整队，清点人数后再解散。中餐、晚餐都按此规矩进行。上课、下课，出操、收操，都以号音为准，不得迟到早退。晚上分三间大自习室（每大队一间）进行自习，或整理笔记，或阅读书报，或参加会议，下自习，仍到操场集合，点名后，值星队长将一天的生活、学习、纪律情况，作一小结，提出批评表扬，讲完后解散，回寝室就寝，几分钟后熄灯。同学们过去散漫惯了，这种紧张的军事生活，最初几天感到不大习惯，但大家自觉性和进取心都较强，几天后也就习以为常了。

星期天，搞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上街买点书报或生活必需用品。团支部会一般都是星期天开，每次不是毛主席作报告，就是周以栗同志到场作指导。

难以忘怀的是，中、晚餐伙食开得很不错，每餐六个

菜，餐餐有大鱼它它吃，味道鲜美，后来每每读到毛主席诗词：“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之名句，回忆当年所里的生活，更感到那时领导对我们的照顾和关怀，实在是无比幸福。

我们的学习，原则是学科、学科（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并重。起初一段时间，每天只进行两小时军事训练，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军训增加到每天四小时，甚至有时整天练兵习武。我们每人发了一支全新的步枪，是由同学们从汉阳兵工厂一箱箱抬回来的，还发了三十排子弹（150发），一套斜纹布灰军装，以及雨衣、军毯、水壶、饭盒、斗篷、绑腿等等。学员们全副武装上身有几十斤，在操场上练好基本动作后，还上步兵操典、野外勤务等军事课，并多次到野外进行作战演习，实弹射击等。结业时，每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军事知识和杀敌本领。

政治学习内容非常丰富，讲课的人都是当时著名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有很高的水平。毛主席亲自讲授农民问题的课程，尤其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他考察湖南五县农运工作后，回武昌经过整理写出来的一部光辉著作，而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幸运地在全国范围内，最先聆听他的讲述。他讲得通俗生动，深入浅出，就象我们都是农运一员亲临其境一般。他在说到“矫枉必须过正”的时候，用粉笔在黑板上划了一根向右弯的杆子，随即向左又划成一个弯，最后在正中划一直线，一边划一边说，要把这根杆子搞直，必需先向相反的方向狠扳几下，才能使它直起来，这就是“矫枉必须过正”的道理。通过他的讲课，农运中的许多根本问题，得到明确的理解，一些混乱思想，得以澄清。据说他后来在汉口给第八军政治讲习班讲课时，还带了一根弯

竹杆子，用以说明矫枉必须过正的道理。

周以栗同志除主管教务工作外，也兼了一些课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是他讲授的。他对新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阐释，都说得非常透彻。这个宣言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人协同写出来的，是当时指导民主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是我们的必修课。恽代英同志当时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后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主持教务和政治工作，经常来所讲课；对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分析和革命党人应有的品德修养等都有极为精辟的论述和独特的见解。郭沫若同志到所讲课的时候也多，他在南昌时，蒋介石曾叫他当政治部主任，因此他揭露蒋介石的叛变阴谋和罪行，是淋漓尽致的。他还讲述了脱离蒋介石到武汉来的详细经过，以及其他一些革命理论，说话生动幽默，扣人心弦，教学效果良好。彭湃同志也多次来所讲课，个子不高但很健壮，满面笑容，语言生动风趣，讲的是农民运动的方法和策略，并介绍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发展历程和具体经验，听后印象深刻。所里还聘有两个苏联教员（一男一女），讲的是苏联实行的经济政策、合作社的意义和组织形式以及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方法等。他们上课，都是张太雷同志翻译，后来苏联教员没有到结业时，就先行离去。以后张太雷同志亲自给我们上了几堂课，他理论修养深，戴眼镜，着长衫，举止文雅，很受同学们尊敬。李季、施存统两位同志上的课都是马列主义理论，如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革命等，内容丰富、见解很高、精湛透彻、极有说服力。李汉俊同志当时是湖北省教育厅长，讲的多偏重于教育方面的问题，仪容庄重，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那鼓鼓的

黑皮包里，装满了各种资料和教材。夏明翰同志，是马日事变后由湖南避难来武汉的，后来在所里任教，主要讲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和经验，说得很有条理，板书配合得很好。周佛海一身军服穿得整整齐齐，口若悬河，抑扬顿挫，很有节奏，他专讲三民主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门课也是不可缺少的，谁料此人后来竟当了大汉奸。另外还聘了某校一位女教员，专教音乐，声音嘹亮清脆，乐理根基较深，教的是国际歌、少年先锋队、工农兵大联合等歌曲。

教员中大约还有三、四人已记不起名字了，都是有很高理论水平的革命家。农讲所有这样多的好教员，这样丰富多采的教学内容，对培养农运干部，实在是最好不过的条件，可惜我当时年纪小（十六岁），学识底子薄，缺乏接受和消化能力，但促使我坚定革命意志和信心，是起到决定作用的，我永远怀念这些敬爱的老师。

（五）声讨聘赋

蒋介石是个大阴谋家，早在1926年3月20日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妄想一举消灭共产党。出师北伐后，一直不到湖南和武汉来，只盘据江西，阴谋叛变，连续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制造不少惨案，其后率部东下，窜占南京、上海。1927年4月12日公开进行反革命政变，在上海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枝，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国人民无比愤怒，纷纷通电声讨。4月23日武汉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卅万人参加声讨大会，农讲所同学全体参加，同学代表登上主席台慷慨激昂地发言，誓与蒋贼斗争到底。我们还组织宣传队，分赴大街小巷，揭露蒋介石的罪行，唤起广大人民群众一致讨蒋。

蒋介石的爪牙，无孔不入地伸向各地进行破坏，农讲所也不例外。因所里部分工作人员和干部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派来的，经过周密部署，深入查察，查出一名五十多岁的教育干事是蒋介石的死党。他在同学中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破坏活动，个别同学也成了他的同路人。有一天晚上，周以栗同志主持批判会，电灯忽然熄灭了，就是被那伙特务破坏的。后来那个干事和一名思想反动、进行破坏活动的同学，终于被逮捕法办。周以栗同志在团支部会上总结经验，要我们吸取教训，提高警惕，做好保卫工作。

在农运高潮中，湖南一批大恶霸地主，逃窜到了汉口，仍旧过着荒淫无耻的腐化生活，与武汉政府中的右派分子拉拉扯扯，又与蒋介石遥相呼应。我们的同学获悉这种情况后，报请领导同意，立即荷枪到汉口大旅馆里搜捕了几个大土豪。当时他们还在玩弄妓女，饮酒作乐。抓获后把他们戴上高帽子，脸上抹得乌黑，游行示众。带回农讲所后，正在讲课的彭湃同志认为这个行动好，但他又认为不要涂黑了脸，要显出他的本来面貌。后来同学们把这几个土豪也送进了法院，算是摧毁了蒋介石在该地的反革命势力。

通过这次声讨蒋介石的一系列活动和斗争，我们提高了政治觉悟，加强了敌情观念。

(六) 麻城平乱

五月初旬，湖北麻城县土豪劣绅凭借封建武装红枪会发动暴乱，向农民协会猖狂进攻，杀害了一些干部和农民。武汉政府坐视不理，毛主席随即派同学200名，由大队长傅杰同志率领前往平乱。傅杰同志是湖南宝庆人（今邵阳），黄埔军校毕业，有勇有谋，作战经验丰富，是一位坚强的共产

党员。出发时，全所同学整队送至长江岸边，周以栗同志带领送行的同学高呼口号，出征的同学也同时喊起口号来：“打倒反动派”、“打倒土豪劣绅”、“坚决镇压反动暴乱”、“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誓为农民利益奋斗而牺牲”……轮船徐徐驶动，口号声音还此起彼落，响彻云霄。

经过约近一个月的清剿，消灭了反动武装，枪毙了匪首，彻底平定了麻城的暴乱，取得了斗争的全胜。六月初傅杰同志率领200名同学，胜利班师回到武昌，当天下午，所里开了欢迎会。周以栗同志致欢迎词，高度评价了这次平乱胜利的伟大意义，对出征干部和学员致以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祝贺。傅杰同志介绍了平乱的经过，强调要保卫农运成果和农民的切身利益，必须建立坚强的农村政权和强大的农民武装……。他们两人的讲话，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大会进行中，天下大雨，台上台下，冒雨坚持到最后一刻，情绪激昂，毫不松懈。

(七) 保 卫 武 汉

北伐战争继续向前推进，河南的郑州、许昌等重镇相继攻克，武汉是远离前线的后方了。蒋介石叛变革命，他盘踞在南京、上海，在军事上也不致对武汉有所威胁，但当时的一些措施，使我们难以理解。

五月中旬，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有六千多人）和我们农讲所，合并编成中央独立师。农讲所的学员，除派赴麻城200人，以及在所的体弱多病的同学以外，编成一个正式营（三个连），营长是由武汉分校的炮兵大队长调来担任的，有两个连长也是新调来的有作战经验的军事干部。我们白天的军事训练加强了，晚上登上蛇山和武昌城，通夜进行警戒。

我编在第一连，我连每晚都已出动，由排长（原区队